

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羌族作家描写本族文化的长篇小说，
在羌文化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和文学意义



羌寨策马

冯翔◎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羌寨策马

冯翔◎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策马羌寨 / 冯翔.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0.02

ISBN 978-7-5354-3673-3

I. 策...

II. 冯...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7944 号



新浪读书强力推荐!

选题策划: 金丽红 黎波

责任编辑: 陈曦 杨仙

助理编辑: 刘莉

装帧设计: 上尚设计

媒体运营: 赵萌

责任印制: 张志杰

出 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电话: 027-87679301
	长江文艺出版社	传真: 027-87679300
地 址: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11 楼	
邮 编:	430070	
发 行: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 话:	010-58678881	传真: 010-58677346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 编:	100028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北京人教方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4.75

版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80 千字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序

一段湮没于时光的传说

茅盾文学奖得主 阿来

2009年冬天，多年来难得的冷冬。我生病住院期间，忽然接到一个电话，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邀请我为一本书写序，也就是读者眼下即将阅读的《策马羌寨》。其实早在半年之前，就有成都的朋友向我辗转表达了作者兄长的这个意思，但当时还未及细想，那边的联系却先断了。现在方知，这本书的命运和作者冯翔一样多舛，历经多家出版社，几番曲折，才终于顺利面市。

冯翔去世之前一直有个遗愿，就是出版自己所著的历史小说——《策马羌寨》。据说，这也是“迄今唯一一部羌族历史小说”。他讲的是羌族精彩历史，我讲的是藏族传奇故事，就这么有了关联。用媒体的行话来说，是个噱头，当然我自己不这么看，对于一个羌族寨子里土生土长的作家来说，冯翔想用手里一支妙笔，向世人展示他心中那个宁静但又富有传奇色彩的故土，这是一个写作者最简单真实的愿望，也是我从他的文字中感觉和触碰到的内在精魂。至于判断准确与否，他是不是还有别的诉求，我不得而知，也没办法和他面对面交流——很遗憾，这个

羌族汉子，最终还是选择了去天堂和爱子相聚。网上因为他的去世，似乎还掀起过一场激烈的讨论，具体情况现在已难考证，但冯翔的哥哥冯飞为他建的个人网站，我倒是去过，印象最深的除了冯翔多年来一直笔耕不辍，各种体例的文字洋洋洒洒数万言而外，就是他们兄弟俩之间极其深厚的感情。冯翔去世后，冯飞为了弟弟出版小说的遗愿，四处奔波。弟弟希望阿来读一读，他就来找了我。这才是我作序的真正起因。

长江社的编辑介绍说，《策马羌寨》将定位为“羌族版《尘埃落定》”，想征询我的意见。说实话，我不敢以为封面上出现《尘埃落定》几个字能带来什么特别效果，相反，我有点担心人们因此把两本书看成同一类风格的作品。且不说羌族和藏族风俗风情迥异，我最是不愿任何读者在阅读任何文字前，先入为主地为其贴上某种标签，这样做不仅减损了阅读的快感，也破坏了作者本欲制造的各种惊喜。不过编辑的考虑也不无道理，读者们如果不把书买回去，也就不可能进入到阅读阶段。而精神的传播，自然也是越多越好。

冯翔的这本书，描绘了近代北川（没错，就是不幸毁于地震的北川城）地区几个羌寨大家族的历史变迁，用的是纯熟的小说创作技巧，字里行间带着浓郁的四川风味、羌族情怀，读起来有点辣，让同是四川人的我读起来倍感亲切爽快，这是从语言上说；至于文中再现的历史与传奇，甚至是自然地理风貌——则让我感叹：北川，不管是历史久远的座座堡垒还是刚被地震掩埋的整个城市，曾经是那么秀美如画，宁静得有如天堂。可惜，天灾与人祸似乎都喜欢破坏人世间最美好的事物……

这种时候，文字的魅力就显现了。我们可能再也回不去某年某月某一天，也可能再也见不到某一个人，但一篇感情丰富的散文、一部情节紧凑有趣的小说，或能够跨越时空的巨大沟壑，带我们抵达想去的任何彼岸。我衷心地希望，这本书的读者，能通过冯翔——一位曾真切地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作者，透过他的眼和心，去进入到这样一个世界中，体味一番羌族人的热情和历史的变幻莫测。

目 ·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末代土司	5
第二章 城起城灭	45
第三章 羌山爱情	71
第四章 大旗变幻	101
第五章 石泉奇才	115
第六章 匪祸之变	141
第七章 石泉舵爷	173
第八章 严寒岁月	193
第九章 英雄真相	223





楔子

刚过三十，我身体的零部件就开始出毛病了。先是不厌其烦地感冒，接着是胃病，经常在夜半三更的时候开始疼痛，让人辗转难眠。胃病稍好，我正准备在事业上大展宏图，很不幸，三个月前阑尾炎又不期而至。医生说，这是一场小手术，虽然是一场小手术，但留下的伤疤就像一条蜈蚣匍匐在肚皮上。

手术后，最大的后遗症就是伤口疼痛，上下楼梯、咳嗽这些简单的事情都变得非常艰难，单位领导给我批了半年假，为了静养，我回到了老家青冈堡。青冈堡群山环抱，绿树成荫，门前的两岔河溪水潺潺。每天清晨和黄昏，我就在燕子垭弯曲的小路上悠闲地散步，或者到北川大峡谷旁边，那座古老的碉楼上，享受微风带来的田野清香。

不过午饭之后的时光，就不是我能掌控的了。外婆已经八十岁了，但除了头发全白完、牙齿全掉完之外，身体倒还硬朗得很。外婆是个闲不住的人，虽然现在安心地颐养天年，她还是每天都要拄着个拐棍，在燕子垭、东山寨和西山寨找寻有空闲的人，津津乐道地讲述装在自己心里的故事。外婆讲述的故事，寨子里的每个人都能一字不漏地复述三次以上。

我这次回乡养伤，终于让外婆找到了新的听众，每天下午，当太阳懒洋洋地照在身上的时候，外婆就带着欣喜的心情，和我坐在暖阳覆盖的坝子里，开始讲述青冈堡千百年的传奇故事。

一旦有了我这个忠实的听众，外婆的思路特别清晰，语言特别风趣，故事特别吸引人。在外婆的精彩讲述中，我知道了燕子垭两只金燕子的传说，了解到白石崇拜的原因……总之，外婆把她所能知道的故事，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

外婆最后讲到了她的父亲、袍哥格西叱咤风云的故事。我对英雄有着天然的崇敬，我也知道，这个吸引人的故事极富传奇色彩，于是，我努力驱赶走慵懒阳光下袭来的阵阵睡意，聚精会神侧耳倾听。

外婆眨巴眨巴干涩的眼睛，努力清清嗓子，开始了她的讲述。

青冈堡著名的袍哥格西大爷，威风了整整三十年，却在1951年的深秋，被拉到两岔河那块长满丝茅草的沙滩上，被打断了不肯下跪的腿，吃了一颗子弹，被一堆黄土草草掩埋。

格西大爷挨炮的那天，整个青冈堡的人都赶到两岔河来，与其说是看热闹，还不如说是来送行。人群远远地站着，指指点点，议论纷纷，除了黄瓜皮带领的行刑队兴高采烈外，那燕子垭、东山寨和西山寨的人，脸上都流露出掩盖不住的忧郁神情，还有几个胡子白、牙齿缺的老大爷，躲在一旁偷偷掉眼泪。

格西在临死前，对着苍天大喊：冤枉啊，冤枉啊。声音凄凉得把河边草丛里观看的两只水鸟也感动了，悲哀地鸣叫了两声，扇着翅膀飞走了。

但是喊声感动不了黄瓜皮，他冷冷地说：格西大爷，不要再垂死挣扎了，也不要顽固不化了，你有啥子冤屈，去向阎王爷诉说吧。挥挥手，黑洞洞的枪口就对准了格西的后脑勺。

虽然格西死了几十年，但是有关他的传奇故事却在青冈堡流传甚广：他与艾林土司的机智周旋，把整个青冈堡整成自己的后花园；他以天才般的经商谋略，把自己变成整个石泉县的首富；他带领兄弟伙攻打千佛山，把索饼子带领的棒老二打得丢盔弃甲……都是老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连他唯一不敢打红军的事情，也被人谈得津津有味。格西成了青冈堡的符号，成了青冈堡的名片，一提青冈堡就要提到格西大爷，一提格西大爷也就要提到青冈堡。

格西大爷死了，那块沙滩也成了禁地。没有人再到那里放牛、捡柴，更没有人去旁边的塘堰洗澡，连原来把窝筑在那块沙滩茅草中的两只水鸟，也拍拍翅膀，在沙滩上打了两个滚，把漂亮的羽毛弄得黑漆漆的，伤心地迁徙走了。

杀死了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那些受苦人本应该欢呼雀跃的，但是格西大爷被枪毙后，寨子里有许多人感到从未有过的伤感，更多的人感到一种寂寞，一种缺少了主心骨的孤单，这方圆百里都出名的青冈堡一下子就没有了往日的神气。

格西死的那天，外婆的母亲在刑场外哭得天昏地暗，额头在石头上撞得“砰砰”直响，鲜血顺着脸向下流，样子甚是凄惨。

看到这个景象，原本偷偷掉泪的三个老大爷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也许格

西的死让他们想起了自己曾经参与的金戈铁马的往事，但老爷们在这个时候哭没有找对场合，让整个过程看起来不像是枪毙坏人，反而演变成烈士走上刑场的壮举。

黄瓜皮挥舞着手枪，涨着满是乌筋的脸说：哭你妈的丧，这是杀恶霸，哪个龟儿子敢再哭，就是同情反革命！才算把哭声镇压下去。

格西被枪毙了，外婆的母亲两天后就疯了，整天披头散发地在那块沙滩地上胡乱奔跑，喊着格西的名字，喊着老天的名字。回答她的只有春天的野草，夏天的太阳，秋天的寒风，冬天的雪花。

时间犹如两岔河的河水，依然不懂忧伤地、静静地流淌。两年过去了，外婆的母亲更疯了，一年四季就在那河滩上的两座坟茔间跑来跑去。后来，外婆的母亲不哭了，她开始笑。那是一种歇斯底里的笑，笑声有说不出的穿透力，隔着三公里以外都听得清清楚楚。特别是傍晚，外婆因为农忙没去背她的时候，阴森森的笑声让人背皮子发麻。

外婆的母亲像一盏油灯，在一个冬天的下午，终于燃完了最后的灯芯，倒在格西的坟旁，死的时候，两只眼睛大睁着望着苍天，一双血污的手紧紧地插进地里。

外婆的母亲如愿以偿地被埋在了格西的旁边。格西从此不再孤独了。

这些已经显得遥远的故事，外婆讲述的时候，眼睛望着远方，显得特别平静，叙述清晰而有条理。她好像在说别人的传奇故事，故事的主角好像不是她的父亲，她甚至连一滴眼泪也没有流出来，甚至连一点儿悲哀的表情都没有。这的确出乎我的意料。

终于，我还是忍不住说出自己的疑惑，外婆眨巴眨巴那干涩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这几十年，眼泪早就流光了。

当然，这个故事只有外婆有兴趣说，我有心情听。我的四个舅舅、三个姨妈对外婆的讲述表现出极大的愤慨。

多好听的故事啊，我赞叹道。

“好听个屁，就是这些故事把我们原本规划好的生活整得乱七八糟。”

我不相信一个好听的故事竟还有这般神通，后遗症牵扯得这么广。

小舅说：“就是因为这个故事，我没有当成兵，你二舅没有入成党，你三舅没有提成干。”

所以他们压根不愿意提及这个故事，这是他们心中最隐秘的伤口，甜美睡眠中最残忍的噩梦。

但是外婆不管这些，难得有我这样忠实的听众，她就滔滔不绝地讲开了。

第一章 末代土司



我希望外婆能够跑步进入情节，把格西曾经叱咤风云的惊天伟绩，把青冈堡曾经的刀光剑影，绘声绘色地讲述一番，将我带入青冈堡传奇的家族故事中。

外婆却说，要把这些传奇故事听明白，就得从青冈堡的三个同样有传奇色彩的寨子说起。

外婆，不就是燕子垭、东山寨、西山寨这三个寨子吗？难道寨子的草木丛中也藏着闪闪发光的故事吗？我有些纳闷儿。但为了不打扰外婆的兴致，我耐着性子听她娓娓道来。

青冈堡三面环水，北川大峡谷下湍江水奔腾而过；一面靠山，高高的响岩山耸入云霄。这样险要的地势，注定要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北川大峡谷又是进入关内青片番、白草番的要冲，因此千百年来，在这北川大峡谷前，湍江河畔，金戈铁马、狼烟四起的战争经常爆发。大峡谷的知名度便越来越高。

燕子垭就在陡峭的北川大峡谷之上，又是进出青冈堡的咽喉之地。燕子垭地势平坦，草场茂盛，是种植、牧羊的好地方。燕子垭的得名，是因为寨子西头一座小山的垭口很像燕子的尾巴，不过，据说就在这垭口下的岩层里藏着两只金燕子，每天清晨和晚上，金燕从岩石下飞出来，在阳光的照射下，耀眼的金光刺得人连眼睛都睁不开。金燕子的故事不脛而走，许多人争相前来一饱眼福。

寨子里的人把金燕子当成寨子里最大的荣耀，更当做镇寨之宝。然而，寨子里一个叫瓦拉巴的人，却打起了金燕子的主意。瓦拉巴想啊，若是把这两只金燕子逮着，岂不是发了大财。于是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瓦拉巴偷偷地钻到垭口金燕子的藏身处，在洞口烧了旺旺一堆火，然后张着一张网。两只金燕子被烟雾呛得不行，刚从洞里飞出来，就被罩在了网里。瓦拉巴悄悄回到家里，为这笔意外之财狂喜不已。

好奇心驱使瓦拉巴关闭好屋子里的门窗，想一睹金燕子的真面目。网罩刚

打开，刺目的金光让瓦拉巴眩晕不已，两只金燕子变成一股青烟，消逝得无影无踪。

青烟消逝后，瓦拉巴被金光照射的眼睛开始红肿，第二天，双眼开始迎风流泪，到第三天的时候，就全瞎了。

起先，人们并不知道瓦拉巴瞎眼的原因，但自从每天早上本该在寨子上飞舞、带着金光划过天空的燕子没有出现，而是在对岸的石岩上盘旋飞翔和鸣叫，就怀疑上了瓦拉巴。第四天，瓦拉巴的妻子在上碉楼的时候，从楼梯上滚落下来，双腿骨折。第五天，瓦拉巴五岁的儿子突然得了重病，上吐下泻，不省人事。

瓦拉巴晓得得罪了最有灵气的金燕，便跪在老槐树下，头在地上磕得砰砰直响，一是请大伙儿原谅他的错误，二是祈求金燕放过自己的妻儿。寨子里的人对瓦拉巴又气又恨，但想到他那可怜的样子，值得施以同情。大家纷纷出谋划策，让瓦拉巴跪在烧毁的洞口，向金燕忏悔自己的罪行。瓦拉巴在金燕栖居的洞口前不吃不喝一跪就是三天。也许是他的诚心打动了金燕，到下午，儿子的病情迅速好转，妻子双腿也消肿止痛了。两只金燕在傍晚，双双闪着夕阳映照的金光，又回到了垭口的洞里。

瓦拉巴的这番闹腾，让大伙儿对金燕更加顶礼膜拜，而且，也让燕子垭声名远播。

燕子垭本来就出名了，而这个寨子里还有更出名的人，为它锦上添花。

首先出场的就是外婆的父亲格西。这个时候，格西才二十岁。虽然年轻，但他已成为整个青冈堡的知名人物。

格西拥有成为知名人物的两个最优异的条件，首先是英俊。格西俊美挺拔，如同山寨里笔直的杉树。高大的个头，黝黑的面孔，走路带风，呼呼作响。

除了英俊，格西最值得炫耀的，还是被称作神枪手。作为羌寨的男人，能打枪是最基本的生存技能，遇上闲暇的秋冬，要是不能背上狗皮炮火，到山里打些野味回来，肯定会被全堡子的人笑话。但要练成百步穿杨的本领，就不是一天两天的工夫了。

不过，格西天生就是一块打猎的好料，他的枪法奇准，与人同时上响岩山，常常他枪筒上挑着成串的野鸡、野兔，而寨子里同行的年轻人却两手空空，悻悻而归。

青冈堡的冬天来得早，冬至刚过，纷纷扬扬的雪花就把青冈堡裹得严严实实，牛羊已经关进了圈道，庄稼已经收进了粮仓，家家户户就坐在火塘边烤火闲聊，打发寒冷的时光。

这时，就该格西大显身手了。积雪一压，高高的响岩山上，獐子、野猪、兔子、猴子一个劲到山下觅食。遇上这样的好天，格西就带上自己家里的帮工，领着猎狗，哟哟哟喝上两声，热热闹闹地就爬上那响岩山。

远远地，在寨子里能听见山上偶尔传来的几声枪响和几声狗吠，等到夕阳从西山寨后的神女峰顶摇摇摆摆往下坠落时，格西和帮工们已经高唱着山歌回来了，每个人的枪杆上都挂着野兔和金鸡等猎物，后边还常常由几个人抬着一头膘肥体壮的野猪。

有格西的亲自教导，加上燕子垭各家各户男人们刻苦好学的好传统，不两年，燕子垭神枪手如同雨后春笋般，一茬一茬地冒出来。到了冬天，就基本垄断了整个响岩山的猎物。有了成绩，没有几个人不喜欢自夸的，这燕子垭的老男人、小男人们，大言不惭地宣称燕子垭为“神枪手第一寨”。

这个名号，却让东山寨、西山寨那些自诩为打猎老手的人不服气了，他们联合向燕子垭挑战，要举行一场公平的比赛。燕子垭的猎手们早就想展示一下自己的本领，都来询问格西的意见。

格西把脚一跺，大声说：燕子垭的猎手们，从来不怕，全力应战。

有了格西的表态，燕子垭的猎手们信心百倍，回去把自己心爱的狗皮炮火擦拭得锃亮，家家户户将铁锅搬到寨门口，按照古老的方式，炒出炸药、火药。每个寨子派出三名神枪手。

比赛的地点就是野兽出没的响岩山。在阴云密布的半天比赛后，结果毫无悬念，燕子垭寨在格西的带领下大获全胜，三个火枪手收获了二十只野兔，十六只金鸡，对了，还有最重量级的一头野猪。东山寨勉强获得第二名，收获了五只金鸡，一只野兔。西山寨的成绩最窝囊，只打到了三只金鸡，平均下来，每个神枪手还算有一只猎物的收获。

从此，“神枪手第一寨”就实至名归落到燕子垭寨，没有人再提出异议。

天下第一的荣誉，格西轻轻松松就挣到手，心里实在舒畅。

但，格西的大大，燕子垭的寨主潺西对此却嗤之以鼻。潺西是有资本炫耀自己的，方圆百里，谁不知道他是名噪青冈堡的武林高手，他还有个响亮的外号，叫“狮子吼”。

那还是十几年前，潺西到中坝场去会晤他的武林兄弟，途中遇到一伙棒老二。头头说，你是要钱还是要命，潺西说，我是钱也要，命也要。匪首拍马举刀冲过来，只见潺西定神运气，对准棒老二头头大吼一声，这惊天动地的吼声，吓得马一下子瘫倒在地，马上匪首一个倒栽葱就栽了下来，腰刀把屁股戳了个大洞，暗红的血像小溪般地往外流，跟在后边的众匪口腔、鼻腔流血不止，全部傻站在那里，丧失了战斗力。潺西并没有赶尽杀绝，他还找了把蒿草，帮匪首把流血的窟窿堵住。

潺西说：兄弟，大爷我是你们这些脓包能招惹的吗？挥挥手潇洒而去。

这个故事还是那伙棒老二说出去的，一传十、十传百，再加上渲染，潺西就成名人了，他得到一个雅号“狮子吼”。从这以后，只要听说潺西要去哪个寨子办事，早就有人准备了好酒好菜招待他，顺带学点武功。因而他身上从来不带半两纹银。寨子里要是有人受了欺侮，都会来向潺西老爷告状，潺西老爷只要把眼一瞪，把拳头咯吱一握，所有难办的事情就迎刃而解了。潺西把自己当做了侠客，无事便在石泉、松州和龙安等地四处自由自在地游荡，与武林朋友切磋武艺，饮酒作乐，好不快活。

但潺西老爷是比较憎恨冬天的，一到冬天，他就没有办法自由和快活。因为潺西还有个本事，就是懂得阴阳八卦，天文地理，算命占卜更是他的拿手好戏。谁家嫁娶，要选个良辰吉日，谁家要修房造屋，看个风水宝地，找潺西保证没错。而冬天的青冈堡、清片河、百草河一带的羌寨，有多少对新人成亲，多少新碉楼矗立，冬天反而成了潺西最不自由的时刻。

东山寨的得名非常简单，因为寨子在青冈堡的东边，紧靠着巍峨险峻的响岩山。东山寨草甸宽广，水草茂盛，阳光充足。因此，东山寨的牛羊最多，最肥。

东山寨的寨主是大名鼎鼎的柴木。柴木是整个堡子里最有名的支客司，人们说，他那张嘴巴能把母猪骗上树，公鸡骗下岩，所以无论哪家，无论是娶媳妇还是嫁姑娘，都得请他去。柴木往那大门前一站，嘴里就冒出来：

堡东一朵紫云开，堡西一朵紫云来，两朵紫云相重会，花轿请出新人来。

柴木欢迎宾客的语言新鲜而吉祥，听得所有人心里都痒酥酥，像喝过冰糖水似的舒服。因此，农历九月刚过，来请的人家是络绎不绝。如果哪天柴木没空，做酒席的人家宁愿延后也得等到柴木去主持婚礼，假如柴木不去，婚礼就显得冷清无比，结婚的新人，吃酒的宾客心里都觉得空落落的。久而久之，柴木原来的名字就逐渐被淡忘，支客司成了堡子里所有人对他的尊称。

每到冬去春来，柴木才惬意地带着胀满的腰包，在大家羡慕的目光中回到寨子。

柴禾是柴木的儿子。作为东山寨寨主的儿子，柴禾与格西年纪相差不大，长得也高大英俊，但柴禾总有自卑感。自从在三个寨子的射击大比武中惨败，柴禾的心情就差到了极点。他记得非常清楚，自己在云雾缭绕、雪冻路滑的响岩山背着狗皮炮火忙碌半天，才打到两只野兔。而燕子垭的格西，好像那猎物是自己养在那里一般，几声枪响，如同囊中取物。

西山寨的寨主索德，远远地望见格西他们从下山来，羡慕地吞了吞口水，

再看着自己火塘边呆坐的一群帮工，恼火地骂道：狗日的烂天，冻死我几十只羊子不说，还白白供养这几个穷鬼。

索德是有资格诅咒烂天的，因为中秋节刚过，索德就看见麻柳树沟的树上，密密麻麻地结满了马蜂窝。以前的蜂窝结在高高的树尖，如今却都结在矮矮的树枝上，索德知道这马蜂窝结得越低，冬天就来得越早，冬天会变得更冷。

冬天来得越早，索德就越心烦。索德心烦是有缘由的，冬天一来，索德就没有和东山寨以及燕子垭较劲的信心了。

潺西和柴木一个冬天赚个盆钵满盈不说，潺西的儿子格西和柴木的儿子柴禾还把响岩山当成了自己家的狩猎场，整个冬天打的野味够吃大半年。这青冈堡就燕子垭、东山寨和西山寨，我西山寨为啥总是占下风呢？索德想到这里，在心里狠狠骂着自己的儿子索饼子，索饼子只比格西小一岁。唉，看人家的儿子，一个个都器宇轩昂，而自己的儿子，却猥琐狼狈，好吃懒做。

索饼子从刚出生，一直长到基本成形，从来都是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圆圆的肚子和屁股，活像一个放在桌上的大饼子，于是大伙就叫他索饼子。索德见大家都这样喊，也就懒得再给他取名了。

索饼子有两大爱好。一是睡觉，到了冬天，除了一天吃两顿饭，索饼子就蜷缩在被窝里呼呼大睡，鼾声如雷。秋天刚过，堡子里的人一见索饼子就问：饼子，你好久开始冬眠？索饼子翻着二白眼说：急啥子嘛，等到下雪就开始。二是喝酒，索饼子酒量在整个堡子里算是一流的高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斤不醉，两斤不倒，三斤刚好。

索饼子喝到三斤酒，就点燃了体内的爱欲，看到服侍的丫鬟，索饼子就凑上前去，色迷迷地去拉丫鬟的手，搂丫鬟的腰，吓得丫鬟花容失色。如果摸不着丫鬟的手，索饼子也并不放弃，他会趁着酒兴，连厨房里做饭上菜的大嫂们都不放过。后果超乎索饼子的想象，伺候的丫鬟，做厨的大嫂，逐渐地以各种理由要求结账走人。

这些丫鬟大嫂离开索德家后，逢人就说，西山寨的索饼子，不是酒后无德，而是一条愚蠢丑陋的大色狼。索饼子的恶习从此臭名远扬，再没有女人到索德家做帮工，没有办法，索德只有请男人们来当厨师，来做丫鬟所做的事情。索德夫人本想找个男人当丫鬟一般伺候生活起居，索德垂头顿足地说：你儿子已够让我费心了，你就别再给我添乱了。索德夫人只得唉声叹气地把自己当做丫鬟使用。

索德实在想狠狠教训一下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但拿着黄荆条子的手捏得出了汗，也舍不得下手。索德自己清楚索饼子的出生经历了多少艰难。索德和夫人婚后五年，夫人的肚子始终不见鼓起来，索德不信邪，说：老子天天晚上撒

种子，总有一棵要生根发芽。又过去了三年，夫人肚子还是不见动静。索德坐不住了，只得请教潺西老爷。

潺西老爷说：你先天精气不旺，又夜夜播种，到后来都成清水了，根都没有，哪会发芽？

潺西老爷给索德配了三副中药，让他拿回去熬给夫人喝，又摇摆着脑袋，掐着几根手指左右算了半天，对索德说：从今天开始，你得和你夫人分床半年，多吃鸡鸭鱼肉，农历八月十五给你夫人下种，定能成功。

索德没有他法，只得照潺西老爷说的办。以前索德天天晚上都要与夫人侍弄一番，早就把自己整得皮包骨了，说话走路一点力气都没有，如今每天大补，不到三个月，体重猛增了二十斤，索德感觉精神百倍，阳气十足。好容易挨到了中秋节，索德连月饼都没有心思吃，天没黑就把夫人拖进了睡房，足足捣鼓了半夜，把憋了几个月的精华全部种进了夫人的肚子。

索德夫人的肚子终于鼓了起来。怕夫人动了胎气，索德让夫人在床上足足待了七个月，终于生出了索饼子。有了这般折腾，生下来的索饼子成了索德的心肝宝贝，疼爱都来不及，哪舍得动手教训。

如今看到燕子垭的格西和东山寨的柴禾，每年冬天把响岩山当做自己家的狩猎场，将野猪、獐子、兔子不停地往家里拿，心里的难受滋味可想而知。

索德下了决心要把索饼子培养成一流的猎手，既可以给自己争个面子，也可以从格西和柴禾的手里分些猎物。索德专程找茂州的一流工匠造了一杆狗皮炮火，索饼子摸摸枪托，敲敲枪管，简直爱不释手。

索德心里暗暗高兴，看来我这个儿子还是可造之材啊。索德从茂州请来的老猎手，开始做示范，先装火药再装铁砂，最后炸药做引信。老猎一手扣好扳机，一手拉过索饼子，指着寨子前面的柿子树说：少爷，你就瞄准柿子树打一枪。

索饼子小心翼翼地瞄准柿子树，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巨响过后，索饼子像摸着一块火炭般地丢掉了狗皮炮火，身子不住地筛糠，上牙下牙磕得吱吱响，颤声说：我害怕，我害怕。

两句话还没有说完，脚下已经湿了一大摊。

哎呀，少爷吓得尿裤子了。围观的长年惊叫起来。

索德脸青面黑地走进了寨子，索饼子惊恐地跟在身后，并迅速躲在了床上。从此以后，看都不敢看一眼狗皮炮火。

事后，索饼子对长年间说，其实我本来尿就胀慌了，枪声一响，底下那机关一放松，尿就撒出来了。长年间只是笑笑，并不作答，眼神里满是鄙夷和不屑，索饼子也就讪讪地走开了。